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

詳校官候補通判經恩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二

明 宋濂 撰

記凡三十章

觀心亭記

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界我大明皇帝執符御歷  
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夙夜  
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  
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甃為墉塗

以赭泥中寘黼座前闢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上親幸  
馬召臣瀆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捺而存之為  
難朕因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跳躑終不能  
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  
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  
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為朕記之傳  
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  
書有之惟夫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  
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  
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  
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  
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啟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  
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  
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  
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必與天為  
一祥刑敷政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  
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詔旨輒稽古書而為之記  
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遊琅琊山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  
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  
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啟曰臣

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  
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  
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  
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  
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臯約三里所望  
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  
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  
祖曾牧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為畜養之場別鑿池飲馬

仍揭以傳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煙白草而已瀟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中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曠親挾雕弓注矢於酒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歷為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



側有時若亭漁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  
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  
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激可鑑毛髮傍  
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  
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過薛老橋入醉翁  
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為堊殆盡亭後四  
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  
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

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語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瀟  
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  
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  
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  
守向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  
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  
洞又南有了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  
折黃茅白蒿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

利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  
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峰回  
路轉九折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  
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歷中刺史李幼卿與僧  
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二生經處三門外  
有觀竒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磚屋三楹間中施佛  
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  
益秦王伴讀趙鑽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

瀟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憇六一泉上亦  
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學引觀  
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水所篆銘銘已  
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  
陷石為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  
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  
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  
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

上傍鑄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

為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

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歷井井亦幼卿所

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

游氣冥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

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時日夕復不暇往焉自幼卿

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

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

尤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

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

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

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於

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

關於世果定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

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

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厠跡朝

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  
被廓清海寓之所致邪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  
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  
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  
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元史目錄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  
書悉輸於祕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

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瀟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

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

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

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

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

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

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

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



者則臣趙堦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庶臣王濂臣王彛  
臣張孟燕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  
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合  
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  
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堦  
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  
留神於晉書勅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  
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

前代之史以為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真  
詔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  
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  
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  
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  
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

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為東越奧區號多佳山川黟川如  
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  
翔鳳鳳凰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黃山又直  
西北竒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  
而吐蘇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  
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  
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沉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  
所致歟初學在縣市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

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歎為鬪爭之場官廬民舍焚蕪無遺而學亦廢矣澹煙荒照榛荆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衝人識者為之徬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歛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當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穢荒別畚新土充其虧窪高輿塏疏有踰其舊中

峙正寢象厥正配黼坐在北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  
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城平密鞏欄楯翼  
遮街道直脩外為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  
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諸師暨弟子員不啻不侈無  
譽彛憲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  
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俎維旅法齊  
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咏蹈僉謂侯  
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

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折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旂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歛之人士尚當專心

一力惇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  
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  
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泰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  
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  
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令招徠懷集民驩趨之遂成市  
落縣解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塢及良干  
范阮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盖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  
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集賢大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鄗再  
遷于時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  
縣西尊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  
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  
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  
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郡公妣金氏追



封渤海國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游京師  
主留守曼濟台家教其子托克托及額森特穆爾元統  
間托克托為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於潛邸  
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為副提舉階將仕佐  
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  
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  
院管勾承發架閣庫復陞長史階咸如故重記至元末  
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

協贊之上念其功名至便殺錫以黃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未幾陞學士歷亞中中奉資善三階大夫會托克托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為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尋謝不受先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渤海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預鄉薦

後用御史薦舉為饒州路長鄉書院山長博學而能文  
為世聞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  
夫孫男三長士諤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謚次  
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弇曾孫女一申先公生於  
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於元至正丙申  
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卜以是年八月十二  
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  
十步而近嗚呼褒叙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

孤所敢僭姑序世系及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錄其副以藏於家庶幾後人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詩附

惟我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場與虜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於時右丞李公實以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叅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

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虜挾我叛人謝再  
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  
禦之其馬步卒踰濤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  
萬壁壘旁午旌旗充塞虜堅忍持重務以為必拔之計  
構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建州長貳官屬復分精卒數萬  
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  
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于公公即  
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

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闕公往即起  
乘之柰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  
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  
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沂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  
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為居守明日癸丑遂  
行有自虜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為辭公弗顧甲寅至  
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  
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

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為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  
潛縋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食已公分諸  
將為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叅軍胡君深復  
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  
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國何負於叛人虜  
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  
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  
覩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

我邊疆古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  
此虜也爾等尚效死斬刺以報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  
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  
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  
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公  
膝公馬上運戟捷如雨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虜氣皆  
驚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  
洞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敗矣虜敗



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躡  
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為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  
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  
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  
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為公  
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莫府上其功簿  
於朝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  
行賞有差瀛聞之軍讖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

兵為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為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  
衆輒為之奔潰此所以為天下之雄也漁以公之事觀  
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  
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為  
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為公危公以不滿萬  
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  
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瞋目張膽  
視虜若無故其功業焜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為不可

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  
邦人士之請為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  
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  
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責育之勇  
不是過君子服焉系之以詩曰

於赫皇王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奠以寧倬彼李公實遍  
東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導宣皇靈德柔威制吳虜逞  
虐登我叛臣屢起兵釁來毒烝民亦既搃之化為埃塵

龍集鷄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犬之突合圍諸暨不  
通一髮公聞之怒氣衝斗間吐哉狂虜天紀之干翹其  
若敵鬪比勁翰迺飭將佐整厥堅宵敕厥瑠戈礪厥金  
鏃我欲即發爾罔或沒禡壽於門載之以行叶卒旅言  
言旄幟翻翻蛟螭騰淵熊羆出山直薄龍潭伺敵而戰  
有氣經天其白如練吉徵開先何兵不剪左右列屯兩  
翼飛騫公將虎旅宅其中堅氣通脈聯勢如率然復戒  
多士虜衆我寡大刀長揮毋獲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為

赭虜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戰奮先星流颯旋閃閃莫定  
觸之必顛虜實驚疑斯何為者莫非神兵自天而下震  
懾相駭弓不能弣三軍縱擊其亂如雲混混沌沌紛紛  
紆紆或斷其脅或斫其齧蝨彼有苗猶爾偵視山氓齊  
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掀如風斯奔  
如火斯燉融乾燭坤一鼓而殲凜焉雄吞譬猶駕鵝衆  
若雲翳孤隼橫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勅豈多為貴人亦  
有言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

夷昔兵始交毒霧蒙絡今敵既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  
理甚昭灼奏凱而旋既歌且謠歌聲委蛇間以短簫祥  
颺獻娛嘉卉動搖耆耄驩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  
虎口敢以牛酒以為公壽三軍戾止燕饗有容公拜稽  
首疏於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功皇情悅豫徵公入覲  
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匪琛伊闕自古在昔六  
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丕基萬世其延惟皇  
神聖統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親賢如公綏我東

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徠不懷成此武功  
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贊咏鋪張維古之義史  
臣作歌鋪揚奮厲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華善公  
墳記

公諱華善輝和爾氏世居高昌曾祖紐掄事元世祖有功  
封高昌王祖帖特穆爾布哈中書左丞相父布達實哩中  
書平章政事皆襲王爵母額森呼圖克封王夫人公性警

敏能知時達變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賚印綬自永昌率府屬詣轅門內附詔授懷遠將軍

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閒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公勝奉勅征甘肅命公移鎮西涼轉輸饋餉無乏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寧縣

闕

門外五里呂氏花園上遣使者祭奠恩禮優渥人皆以為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於



王家暨入國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  
惜哉因為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概納於墓以志其哀

恒山精舍記

恒山精舍者盱江王君伯昭藏脩之所也精舍建於盱  
江恒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也而  
名之以恒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家於陽  
曲其八世祖尚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敷歷臺省政和  
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禋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

劾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并奏京欺  
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  
字履道世所稱初察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  
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拒往來盱江樂其水土之衍沃  
遂徙家焉至伯昭已更六世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  
東西之廣勵充三筵楹礎鞏密戶牖靚明伯昭飲水著  
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間嘗出戶而望見夫林巒之蒼  
潤烟霞之卷舒晴容雨態之變移輒北向泫然流涕曰

嗚呼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恒山乎恒山先世之所  
宅也其杖屨所經巖阿川曲遺馨故在也吾其可忘於  
恒山乎恒山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德者或者庶幾其  
有合乎於是名其精舍曰恒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昔  
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於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  
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  
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按  
之以續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

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  
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  
南而北遷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  
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  
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盱江而無殊於恒山苟舍  
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恒山日游乎陽曲亦奚翅久居  
於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瞻而文雄試藝巡闡嘗  
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文光熒然起於東南如長

虹貫天無遠弗覩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為人  
俊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異時立朝勁氣直辭  
必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鯁鯁於恒山漁亦知其能承  
家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  
蓋深達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  
謹於斯是則所以為伯昭者也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充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大澤

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  
繡湖者即其地也子充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  
志乎古也子充之志乎古豈止此而已哉上自羣聖人  
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  
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濂同受經於侍講黃  
先生之門也請為記書於舍壁濂雖稍長於子充視子  
充之辭鋒橫厲百未能及一縱強顏欲記之將何以云  
耶雖然子充弱冠時濂見其文輒曰子充他日當以文

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濂為知  
言濂雖不文寧不為子充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  
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  
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羣  
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陰  
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味之雅頌而性情  
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  
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

經國制樹彞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為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自殊管夷吾氏則以霸畧為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為文列禦寇氏則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



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  
吳起氏則又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獨荀況氏粗  
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  
足深知羣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文日以  
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  
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叅天地而為文  
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  
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脩曾鞏蘇軾之

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羣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春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唯羣聖人之文則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唯羣聖人

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不  
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彞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  
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於古舍羣聖人之文何以法焉  
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充亦嘗聞之濂復取以為  
子充告者誠以子充將以文知名於世不可不以羣聖  
人之文為勉也濂家芙蓉山之陽距子充之居不二舍  
而近他日謁子充於湖之陰仰觀俯察天地之文退坐  
書舍中又叅之以羣聖人之文則濂與子充各當有所

進也子充以濂言為然乎雖然濂言夸矣子充幸為我  
刪之

月堀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中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  
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溫火寒周流密  
綿莫究端倪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頰  
氣貌充甚謁入揚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  
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

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  
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  
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  
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構精  
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竒用竒變偶乾道始茂重  
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逍遙是謂三一之真  
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冲陽子  
曰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兔畢月之烏取象表徵

指意甚微陽既合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不張子  
何見之拘邪子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  
中有玄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絛枝葉扶踈  
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始天  
光內朗蓋以無為而得無為而成孰火能為其候孰鼎  
能為其鑪孰藥能為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托物  
著於丹書顛倒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  
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瑤露初滴寂

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馬  
則予之說為當矣沖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  
內外非粗不足以別精非外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  
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  
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  
哉於是相視一笑沖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沖陽子  
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為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  
為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

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予惡能知之君當問諸庖犧沖陽子曰唯沖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為字台之黃巖人盖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某日玄真遯叟金華宋濂記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奮傑於晨露夕月  
之中遇鮮風過之泠泠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  
者陶隱居恒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  
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靜庵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  
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歛神功於寂默之  
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  
流形大海遇之重波複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  
動笙鏞間作經蒼筍之林則郁烈酣潤清芬之襲人入

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噦嘔如此者不可以一  
二數苟獨指松而為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  
者豈皆有繫於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  
故動儻其性本動則寧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  
且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霆奔火烈  
喜色熙然如霧廓霞舒興哀則千人賞涕鼓勇則萬夫  
莫敵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  
者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

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  
然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植舍之北南明月之夜  
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亟或  
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  
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  
是矣嘗一滴之醜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  
輪之體又何以紛紛為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  
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

心者是也心無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  
不見其有餘河沙凡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於此  
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妙之法隱居惡足以  
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季蘅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  
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為名予謂徑山古之  
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既告之故復  
為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為文其妙  
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民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譽字彥聲者。有德於鄉。又能與陸務觀父子游。而其諸孫黼東萊呂成公弟子。擢淳熙辛丑進士第。累官駕部郎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臣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上。選曾試經義合格。署通判於漳州。將上以堂記屬予。予頗聞縣之仁壽鄉在

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簪纓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牒不通非其族也嘗搆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鳩鳴其上占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於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於始搆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僂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刳羊刺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酌坐客擊案為節而歌之曰有歸者堂高明

之居蔚蔚紆紆曲揅而交疏惟德之符冥數懸應不爽  
乎錙銖繼有賔之者曰新居其遷第祿其延族姓其聯  
演迤而芊緜於是州邑之間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  
居有不偶然者澤民因取書有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  
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  
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  
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  
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

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  
裨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  
之義爵祿之來當未艾也駕部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  
占者之云蓋出於襍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  
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為矯  
集其門者日益繽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  
而深絕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故凡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脆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

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惋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為善養矣凌江劉復初父及繼母俱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為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慎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

有所興起焉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魯瞻嘗奉諸父玄佐之命請記其所名  
復古堂者予以不文固辭而魯瞻請之益勤乃叩之曰  
子之所謂復古者以為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  
汙樽而抔飲茹毛而飲血子今有室廬器用之美稻梁  
羊牛之饒決不能復之以為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裳  
衣以定其分鼎俎罍爵以稱其用門與屋漏以嚴其居

筵榻格几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子今但  
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以復之也然則子之  
復古者將何居魯瞻笑曰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  
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為尤  
著文懿公實秦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之  
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為故宅之基尚  
歸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烟涼草觸目悽然輒彈  
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柰何無迓續徽猷者乎復

古之名蓋以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當為况  
思追紹於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厲是足尚  
已第不知復于古者果止於斯否乎魯瞻曰何謂也予  
曰文懿公之為人外謹懦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  
形凌烟而為唐代名臣較之同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  
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矣較於漢之留  
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  
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

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於一家哉魯瞻曰先生之言侈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為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不為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子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爾魯瞻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公之文孔子之繫於是乎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

行有恒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  
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  
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聽訟之  
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魯瞻父  
子夙夜究心於斯此則所謂真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  
賢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已復古之功不亦大哉  
若曰沾沾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  
諸屋壁魯瞻毋以余言為誇而棄之玄佐名某以經學

教授於鄉言行有師法魯瞻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  
官正氣蓋凜然云

敦睦堂記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  
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遂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為歲時合  
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  
辰堂燬於盜嘗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為國朝洪  
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羣從兄弟謀以為自斯堂之廢



久而不復則親義踈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睦其在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具既備又為井田以聯其心為鄉黨州閭以同其俗為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姻睦之行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隣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吊疾病患

難相賙卹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狠虐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隣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墮人自為家鄉自為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為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

古者乎若張氏之為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為純慤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它日東海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試記其堂以俟焉

棣華堂記

盱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

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為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既沒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藉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為屏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歸然老矣龐眉皓髮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

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  
乎於是日具籩豆飲酒以為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  
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  
松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召公所作以親  
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  
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  
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

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攜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棄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睽違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為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章所謂傾爾邁豆飲酒之飫者又不為尤有合乎常棣之詩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

室以掾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挂名軒者矣  
有以椿名室者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  
之年耳其於飭勵之益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  
堂之義誠可為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從為時名臣而其伯仲  
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為聲詩勒成簡編如唐之  
李又華萼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  
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

子邕又以為何如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接蓋為讀書地也閒來徵予記余聞仲孚清脩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沍之際衆芳搖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妍冰玉其葩一塵不緇仲孚嘆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已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



客有歌之者曰游氣冉冉兮將汙人曠獨處兮誰與鄰  
姑射仙人兮玉為神驂青鸞兮服素裙望之不見兮隔  
河津青鳥不徠兮會無因仲孚從而賡之曰天風脩脩  
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徠兮佩珊珊殷勤遺  
我青琅玕我將擣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笑予家  
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間方滴  
露研硃入朝真洞點易聞仲孚之事不覺矍然而嘆曰  
我等其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

於相忘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子嘗觀心  
皦如明鏡中懸萬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況假物  
之云哉況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  
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  
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  
質諸神扃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已仲孚曰子玄  
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  
於是乎書

永思堂記

永之為言長也所謂永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為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庭為承勅郎謙慎而齊飭聲譽出薦紳間會濂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羹焉或寢且息焉恒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轉泣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

三山乎抑精神流行於氣化中冥茫而莫之覩乎何為  
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楹  
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為記之濂曰不然也子之父固  
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顏色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弄  
雖其側以悅之依依嫪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  
將無涯視五鼎萬鍾若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日慘然  
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  
得仁曰堪輿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

杼聲人弗能堪夫人裕如也越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  
華川之南葬已先廬未備者補之持宿券責金者與之  
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權得推擇為吏藻從黃文獻公  
游以文辭稱夫人素髮垂領日坐堂上含冲挹腴而享  
壽養之樂時年蓋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青年能守貞  
者非艱守於阨危中者為艱當夫人獨居室無儋石之  
積皦皦自信如荆南之金色百煉而弗變非其賢過人  
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

或不能二三宜其休聞流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  
上於朝廷以表其宅里爾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婺  
為呂成公講道之邦禮義脩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  
而人書詩至於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  
侵第處道之常偕老于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今謂如  
夫人者千不能二三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  
使處士君不蚤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  
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栢之剛因凝霜而知名蓋生於世

之變也計夫人之心豈樂負守貞之名哉以守貞名夫  
人已為不幸况又欲徼旌寵之榮乎旌寵朝廷之事也  
濂也不敏與藻居同郡學同師嘗升斯堂而拜夫人藻  
指謂濂曰吾子幸為我文之濂不敢讓使濂之文傳夫  
人大節其亦炳著於世矣乎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為居稻梁  
以為食繒布以為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治

此其故何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盪矣苟無稻梁則道  
殫相望矣苟無繒布則手足皸痲矣三者猶難闕一而  
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  
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孝婦事二夫者為失節彛倫  
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  
氏歸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  
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  
為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



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譁曰今真死矣柰何莊指寶  
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  
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  
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  
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  
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儻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  
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  
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

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為士大夫須髯如戟議論凌雲霄  
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  
狐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  
嗚呼柝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不啻聞空谷楚  
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殞  
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  
而弗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寶生介吾友黃彞先生請  
記所謂貞節堂者寶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

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  
貧寓外家莊遺錢使營生產且饋思恭之宿逋此固人  
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經會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  
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  
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  
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

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歷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

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僭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  
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  
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  
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  
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  
其臣皋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  
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  
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剝攘摹擬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

於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菑畲之說其  
意以為經訓足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  
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  
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  
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  
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  
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  
取退之經畲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旅邸徵文甚

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比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溷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予學

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梁一盂，苜蓿一盤，既適而且安。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游塵，莫我之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該，其大無不并。此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



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  
不翅一旦暮何為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  
縱不橫非東非西纖如黍珠鴻包玄區火龍因之而飛  
燄水虎以之而生腴庶幾騰神紫府吹簫玄都此殆忘  
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  
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蓋幾於知道者非歟其始也將  
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末也又思長生  
而度世縱予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偕

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僵立無風乃握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巒屹有一儒生兮煉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寥壑紫霞仙人兮駕米鷲七星為衣兮芙蓉為冠鐵笛一聲烟漫漫擷靈芝兮下空山歌已二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苓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鬱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

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為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  
仍潘為名府君既占名數于縣日以力本為務未幾家  
寢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  
而無與德子中之子文華個儻尚竒行鄉先達端明殿  
學士王公墊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  
為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胤日滋遂成  
三大族亡慮十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  
稱于時而退脩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

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今  
為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祉以克至於  
今日有闔廬以禦風雨有絲枲膏梁以為之羞服而先  
祖妥靈之無其所不亦值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  
子姓之中若留鎮琮侶四人即捐所居之廳事三楹間  
以為之倡榮遂加以堅茨之功繚以垣墉列以龕擯與  
夫祭饗百須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  
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並之以制屬君府

君之流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疏祭不敢用四仲唯據朱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堂下復會拜別室以叙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灑掃啟閉之職擇謹愿者為之主守祭田若干晦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

己之冬而迄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  
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  
蹌蹌觀者咸悅以為一邑之所未覩竣事復遣其孫愈  
來徵瀟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  
畝則附見于石陰瀟聞之先王制為廟祭之禮上下隆  
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  
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彛之懿者初不以賤與  
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殺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

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  
聚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  
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  
厚長慮却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  
也問其薦奠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  
始之道顧當是邪視祭之為殆將媿死矣是不可以不  
書三族之嗣人尚思是績是承棟宇之必葺也毋使之  
震凌黍稷之必獲也毋使之穢荒牲牲之必膾也毋使

之癡蠢庶幾漁之文為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  
懋敬之哉

國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  
下匯為巨浸號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  
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絕之境也唐忠臣邵州  
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元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  
為睦庵府君格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為承奉郎國



鈞其族寔大承奉府君於艾軒文節公光朝為諸父行  
廼建義齋於東井命艾軒為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  
遐邇生徒雲赴川臻惟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于天下  
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  
光其先祠舊在浣錦社蓋以睦庵為之宗睦庵三子長  
曰諱錫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諱旃府君名追遠房次曰  
諱遷府君名曰白沙房至今垂十三世二百人之多者  
皆三房之後於是列為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

寸下設跌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板中起於大理之祖考逮睦庵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輒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羣族相率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世別各行之於家歲旦則展謁舉序拜之禮若冠若婚宦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諱遷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患祠之規制卑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共白於宗長伯濟而改圖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蔽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

其啟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於皇  
明洪武庚戌冬十一月己酉羣族皆出泉布來助而曰  
曾恕曰寶曰天禧者為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卿  
之力也初睦庵在宋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二千畝  
有奇故烝嘗之禮視他族為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  
自守衡懼族散宗湮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  
濂文以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  
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降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

之不柰所以維持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  
迨乎後世經殘教弛湯焉而弗之謀曾未四三傳已藐  
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  
孝敬雖於古昔未能盡合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此漁  
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漁聞蒲陽多名族衣  
冠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此見艾軒  
之教決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泯泯  
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三房之嗣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為名進士云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瀾而右疏排險而道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

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  
祠庶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  
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  
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  
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  
之居蓋竹自名箴者始箴卒葬於華蓋山子孫至今數  
百家散處鄉閭服徼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  
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於墓而未

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憲之主朔望必  
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  
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禊晦庵朱子之像以其先  
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遷之知南劍州起鰲及其父  
陽江君配即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  
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者  
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  
止慝道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

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  
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  
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踈之族有貧富弱強之  
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正者今  
也立一祠於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踈者可以復親  
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  
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為之教有  
先賢之祠以為之則其為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之嗣



人祭於祠學於學而能脩其身睦其親者善為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他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為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賈專朝夕思之不少置間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弟多故

乃迎養於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顏白髮共坐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之歡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亡初姑未亡時妾子瓚始十三歲姑嘗撫瓚頂謂曰吾年耄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自金華遷浦陽妾與母從之來今妾母七十有五歲瓚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君奉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

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為像以  
事之凡遇疏食菜羹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  
來享也雖然此豈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  
謂之曰昔之孝子有丁蘭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  
不置乃刻木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婦能行  
之亦可謂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公主  
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  
主之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予之恩親豈不尤切於子

哉禮若可為則予為之也久矣專曰是固然矣世俗媚  
浮屠神者尚飾像奉之而況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心  
終皇皇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命工  
人刻像以遺之并錄其問答之辭書於像龕之北以示  
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時金華潛溪人

安道堂記

自昔真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  
之則有貔虎之士奉命秉畧為之鞭驅僭叛迅掃六合

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為之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暫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能使然哉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傑魁壘之士翕然附從指顧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令杜君安道而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上之興持刀鑷侍左右未嘗暫違凡上征吳越略

淮楚攻齊魯汴蔡舟車所臨四五千里虜偽王斬驍將

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策之算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

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為上所信任者二十二

年由尚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內廷行步可數言

語敬恭唯恐有絲毫過擢闕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

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啟口而退故上每稱侍臣之忠謹

者必以安道為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仕

哉蓋有終其身沉於下位欲覲清光而不可得者縱得

近輦轂下有願承一顧之恩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  
上而見稱許雖曰慎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  
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既以  
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以識遭逢之盛夫稱天命以紀  
載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為之言

思遠樓記

盱江有漣湖周圍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  
景無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濱以詩禮為學至吾永

年人益稱其賢以薦者起家為吉水幕職遷海北鹽課  
司白石倉副使未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  
鵬原駒皆號善繼大夫士恒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  
先世遺書不幸賫志以歿原鳳兄弟請於永實因竭力  
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也介前進士曾君仰來  
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鳳對曰不幸先人  
即世一念及茲精神遐漂無所戾止有時摳衣升高極  
目四顧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沒泫然流涕曰吾先



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焉斯思  
遠之所以名樓也子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  
又曰今人邇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古之人隕魄黃墟  
泯然不可見其跡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賴遺言見於  
書爾大則聖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  
卷間神交冥漠有不知千載之為長一日之為短者孳  
孳焉悃悃焉日致力於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  
思遠之義乎子曰遠固遠矣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

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小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顧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盪盪相續以至於無窮不可以數計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爽也惕惕然如履淵冰恐其行之弗軌也惴惴

焉如馭六轡此無他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子言今得之矣顏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覩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為邇無難矣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倫

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而止若夫建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為原鳳賦咏者予則可畧也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蛇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諸峯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

乎後先東則遙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  
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洋浩渺環浸乎三  
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挿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  
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絕之境也仲遠  
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  
於是稱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散棹維旅  
壺觴更酬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  
山爭獻奇秀晴空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

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駭鸞翳鳳招  
倜儻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  
拔者為何如也佻來佻瀟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闔廬所  
在往往蕩為灰燼狐狸畫舞鬼燐宵發悲風脩然襲人  
君子每為之永慨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  
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  
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觀眺之際亦曰帝力  
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

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  
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  
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脩厥故事  
如承平時此無他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  
治將見覃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  
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愧者濂之學識繆悠立言  
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  
之勝概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

貞公二十四世孫羣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  
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  
濂蓋聞之丹厓先生云

瑤芳樓記

瑤芳樓者常熟虞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瑤芳者何古桐  
琴之名子賢以重購得之間一撫弄其聲琴琴然如出  
金石如聞鸞鳳鳴如與仙人劍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  
賢樂焉則以謂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駢之迎仙謂其泝



遐情也其失也誕張建封之燕子謂其興新懷也其失也靡韓建之齊雲謂其凌高清也其失也侈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瑤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清朗白月獨照神情遐冲復出世外子賢授冠鶴氅自函道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久之演而為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燼有瑛矣五音繁會鏘然而鳴矣客有與子賢同志者從而賡之曰豔質兮非華陽卉兮非

奢折秋馨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金  
華宋濂聞其事喟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靡麗而  
為榮觀哉蓋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歛以孳處陽明之居  
則其情暢以舒隨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  
乎况夫宮角之相參羽徵之互奏禁其忿慾之邪宜以  
中辭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為無所助所以先生  
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君子蓋不物於物不  
物於物則凡紛然而來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懸崖

邃壑或平野曠林雖非層構可以闔闢陽陰而清風徐來萬籟皆動曲澗流泉復助之為聲勢五音泠然恆心而溢耳太龢融浹內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樓之上矣此無他達人觀無地不為樓無聲不為琴也苟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蹈道則未也有若子賢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濂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絕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為人謂篤於士行而尤孝其親云



文憲集卷二

謹案第十二頁前二行曼濟台舊作馬扎兒台托  
克托舊作脫脫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  
今並改後仿此 十九頁前四行華善舊作和  
賞今改 前六行輝和爾氏舊作畏兀氏紐掄  
舊作紐憐今改 前七行特穆爾布哈舊作帖  
木兒不花布達實哩舊作不答失里今並改後  
仿此 十九頁前八行額森呼圖克舊作也先  
忽都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 鱗